

鮮朝北

著合夫索爾布 奇維托吉

壤 平

城 漢

社土版出代時

24

20

鮮 朝 北

著合夫索爾布 奇維托吉

譯 沐 楊

年九四九一・社版出代時

• 版 再 •

А. Гитович и Б. Бурсов

К северу от 38-ой Параллели

Перевод Ян Му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2-е изд.

北
朝
鮮

著者 吉 托 雜 奇

布 爾 索 夫

翻譯者 楊 沐

發行者 榮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 БРОСНРИ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版(二〇〇〇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再版(二五〇〇冊)

目次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五
第二章	金日成	三二
第三章	婦女聯合會主席	四六
第四章	北緯三十八度	五九
第五章	美國人	七一
第六章	金抖奉	八四
第七章	作家與詩人	九〇
第八章	偉大的舞孃	一〇〇
第九章	廠長、工程師與工人	一〇二
第十章	霍亂	一三〇

第十一章	康蘭玉·····	一三五
第十二章	天道教·····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公共教育·····	一四六
第十四章	兩種大學·····	一五六
第十五章	選舉的前夜·····	一七〇
第十六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七七

鮮 朝 北

著合夫索爾布 奇維托吉

譯 沐 楊

年九四九一・社版出代時

• 版 再 •



目次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五
第二章	金日成	三二
第三章	婦女聯合會主席	四六
第四章	北緯三十八度	五九
第五章	美國人	七一
第六章	金抖奉	八四
第七章	作家與詩人	九〇
第八章	偉大的舞孃	一〇〇
第九章	廠長、工程師與工人	一〇二
第十章	霍亂	一三〇

第十一章	康蘭玉·····	一三五
第十二章	天道教·····	一四一
第十三章	公共教育·····	一四六
第十四章	兩種大學·····	一五六
第十五章	選舉的前夜·····	一七〇
第十六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七七

第一章 清津、咸興和平壤

揭幕

一個很小的男孩站在白色的多灰塵的路旁，他赤條條地一絲不掛，自在非凡。我們把車停下來，他一點也不覺窘，也不從他站的地方退縮。我們又看見一個女孩子，大概還不足十歲，背上背着一個比她小不了多少的男孩子，這女孩子很注意地看着我們，接着笑了一笑，又向我們揮揮手。距路邊不遠，三隻水牛在溪邊涉水前進，騎在牛背上的人戴着大草笠，溪那邊，田畝伸展出去，我們看見有人蹲在田中工作，這便是朝鮮。

我們剛跨過國界。

回顧

一九一〇年，日本人佔領了朝鮮，便把它改成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整整三十五年後，一九四五

平八月，蘇聯軍隊解放了它。

勞勃·奧列佛在他的「高麗——被遺忘的土地」（一九四四年在紐約出版）一書中，說起日本統治時期中的情況：

「他們（朝鮮人）生活在恐懼和貧乏之中。他們默默的忍受着苦楚，沒有一些希望。這一代的千萬萬的朝鮮人不知尚有另一種生活。但是無論怎樣，他們還不甘屈服，他們如過去一樣在爲自治而奮鬥。如以前一樣，對祖國的愛、個人的自尊感、掙脫日本人的重轡的決心，仍活躍在他們的胸中。在朝鮮人民心中，政府的含義要超出國旗與傳統多多，這是他們必需贏得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爲他們知道，若缺少了這希望，他們便將一無所有了。他們的家，他們的生命，都沒有保障；他們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怎樣生活，怎樣思想，或怎樣行動。他們知道得很明白，無論他們工作得多勤勞，打算得多周到，除掉了維持生存以外的一切積蓄都會被攫奪去的。當他們看見那些征服者怎樣用盡種種下流手段來斷傷、引壞、玷辱他們兒女們的身心時，他們真痛感自己已被侮辱被損害了。」

「報章上僅刊登日本人蓋章允許的消息。」

「學校中所授的歷史、哲學、政治和社會學科都是從日本人的觀點講授的。」

「寺院就連涉及「天國」都要受迫害，因爲按日本人說來，祇有一個天國他們該服從，這天國就

是大日本帝國。」

「一切城市、街道、寺院和一切紀念碑都按日本文重新命名，」

「人民被強迫從日本風俗，說日本話，甚至思想也得按日本人的想法。」

朝鮮原是一個半島，西邊濱着黃海，東邊靠着日本海。人口約有三千萬。全國多山，可耕地很少，即使很少的一些好田地，也全是日本人或地主的。全部人口的極大多數都從事農作；僅在過去的十年中，（主要在北部），日本才開始用全力來建立工業基礎，設立了幾種大規模的企業。這種工業最初純爲軍事目的而建造，日本人用它來侵略亞細亞大陸。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維埃聯邦爲遵守同盟國的義務而向帝國主義的日本宣戰。蘇軍以解放軍的資格參加戰爭，蘇聯軍隊給予滿洲和朝鮮的日本駐軍以壓倒性的打擊，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蘇軍給朝鮮人民帶來了他們久已熱望的自由。

當朝鮮的日本軍隊已被蘇軍擊潰後，美國軍隊跟着在朝鮮半島登陸。

在蘇軍與美軍之間，從黃海到日本海順着北緯三十八度劃一根臨時界綫。這根順着北緯三十八度的界綫把這個國家清清楚楚地劃成兩部份：美國軍隊密佈在三十八度以南，蘇軍的幾個小單位則駐在界綫以北。

幾個月後，莫斯科的外長會議認為有創立一個民主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必要。可是在漢城（朝鮮的國都）的蘇美聯席會議却得不到一個協議。按莫斯科的決定，提出由聯席會議與朝鮮民主團體及公共團體來會商一切；而美國代表團却要把若干南部的大民主團體排除，不准參加會商。反過來，還要把已公開宣言反對莫斯科決議的反動團體引進來。蘇維埃代表團當然不能同意這點，由於美國代表的錯誤，聯席會議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起休會，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才又重開（註）。

清 津

……我們就這樣地從北方跨進了朝鮮的國境。我們的車沿着圖們江前進。江面愈來愈開闊，不多時，海風拂面，接着日本海進入了眼簾。那天有濃雲，海顯得黑黢黢的，海岸的峭壁竟像是黑色的。

在清津我們停留一下，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海軍在這裏首次登陸，擊毀的日戰艦尚浮在港口，港口各項設備不是焚燬，便已損壞。在市區裏，戰爭的痕跡却並不顯著。我們駕車週遊日本人的居住區，經過許多清潔的灰色小房子，靜寂地站着，它們全是一式的毫無變化。這些居住區都自成區域——日本殖民地的標誌，我們在滿洲看見的是如此，在朝鮮的也是如此。

我們在小飯館中進餐，飯店正門口寫着俄文人名《И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Петрова》。後來

我們發現這位驕弟亞·亞力克賽也芙娜是個年老的朝鮮女人。很多年前她曾在俄國潘姆地方住過一時，那裏的人便叫她驕弟亞·亞力克賽也芙娜。她的姓也是個俄國姓，她差不多已將俄文忘掉了，祇還記得幾十個俄國字。不過她還沒有忘記怎樣燒俄國菜，所以車夫送我們到這裏來吃飯。

傍晚時抵達清津。清津的市鎮在一個寬廣的山谷間，高大的工廠煙突聳立俯瞰着這城市。我們在一個日本旅館中過了一夜，更準確地說，這旅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一直屬於日本人的。位置在濱海的峭壁頂端，屋前有一塊小草坪，豎立着清津戰役陣亡蘇聯水兵紀念碑。

第二天清早，我們去拜訪水兵們，介紹認識了蘇聯英雄、上校伊凡·耶羅斯基。他率領了一聯隊海軍陸戰隊第一個在清津登陸，首先佔領漁船薈集的岸邊，苦守支撐二十四小時以上。我們駕車出遊這海口的各處，耶羅斯基伴着我们，指給我們看八月戰爭時的痕跡。他們的魚雷艇曾以每小時九十公里的速度衝向岸邊來，衝過了障礙，在防潮堤邊登陸。

我們過遊港口的各處，一邊聽着耶羅斯基講述戰事的經過：

那天正下着雨，風逐着濤墨似的浪頭打上防潮堤，又瀉下去；白色的泡沫，染在石塊上。一堆堆鮮魚堆在岸上，朝鮮漁民，男男女女在把許多魚一種種分類分好，唱着歌。雲一層層似乎在壓下來，直到把小山的山頭都遮沒了。接着一陣大雨蓋滿了全市，我們乘驟雨的時候，由那位朝鮮翻譯，在耶

羅斯基的戰爭故事之外，又給我們添講了他自己的兩個故事。

距清津不遠處，一小隊蘇軍的坦克車正在山區進軍。道路既壞，橋樑更未修好，當地的居民各出全力幫助蘇軍前進。他們引路，派嚮導，在險要處加意防範，有什麼事就預先警告提防。有一個朝鮮老人又在了一座險要的橋上守護了整整二十四小時。因為根據農民們的意見，那座橋不牢靠，等到最後蘇軍坦克在遠處出現時，他就大聲呼喊警告，做手勢表示那座橋上，車不能過去。那領頭的第一輛坦克，一轉彎，就離了大路；駕駛員也不停駛，車便直豎的從岸邊向下直衝下去，這老人以為坦克車掉到河裏去了，便趕快到村中去喚人來救。跑去時偶然回頭一看，却見那輛坦克已在對岸爬起來了。

那位翻譯講的另一個故事，一定已被傳為神話了。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地方的一個孤零的小村裏，一個老農夫病了，他想自己快死了，便把他那二十歲的兒子叫來，吩咐他：『你快到山中去替我找些命根子的人參回來，可別空手回來。』

這兒子便到山中去了。可是終沒有找到人參——到那裏去找呢？這兒子離了家，便一直沒有回來，因為他不能空着手回來啊。

大家也就把他忘了。五十年後，他才在東三省的深山中找到了這「命根子」。現在他已是個七十歲的老人了，回到故鄉一看，同胞已被日本奴役着，受盡了壓迫。他覺得有一陣強烈的慾望，想吞食

了這人多，使自己重又年輕而強壯。可是再一想，他遲疑了：『我再要青春有什麼好處呢？即使年輕了，可是現在最年輕、最強壯的人，也得不到人生樂趣。』

接着，出乎意料的事來了，蘇聯軍隊來幫助朝鮮人了。這消息在早晨傳到村子裏，午間他們聽見遠處砲聲隆隆。傍晚，到遠處山林間去拾草莓草果的女人，帶回來了一個受傷的蘇聯軍官；大家把他安置在最好的一間草棚裏，兩個善於服侍病人的婦女來通宵看護他。那夜全村的人都沒有睡覺，那個從東三省回來的老人也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那兩個女人說沒有希望了——那個蘇聯軍官會死去的。誰都沒有辦法可挽回這個英雄的生命。在圍繞着那所草屋的人羣中出現了那個老人，他說他願意來救那個蘇聯軍官；大家相信他的好意，可是當時大家的心情却不忍說出口真實的情形。那老人進入了那草屋，整天就在裏面，又過了一通宵。

清早那蘇聯軍官離了牀，他已完全復原了；因為那老人給了他那「命根子」——那老人化了五十年找到的。

這是在日本海濱的漁港上暴雨時，那個翻譯所講給我們聽的故事。就算它是一個神話，一個富於幻想，不着邊際的傳說，不過它却活躍地顯示了朝鮮人民對蘇聯軍隊與人民的感情與態度。後來我們

還不斷地一遍遍聽人家講起這事，都說這確是一件真正的事實。

咸 興

據說從清津經咸興到平壤的路被大雨衝壞了，隘口都已阻塞；我們於是搭乘夜車赴咸興。同事的是漁業部的人員，在車上我們成了朋友，使我們不知不覺中渡過了旅程。原來在朝鮮乘火車決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車輛既髒，窗上的玻璃又大多是破碎的；更無臥車的配備。我們想了個辦法，爬上行李架去睡了一會兒；不過那架子非常狹，睡了醒過來，我們奇怪自己竟沒有摔下來。

向窗外看去，車上的一切不便都忘了；從車窗可看見海，高而且巉的海岸上長着虬曲的圓頂松樹——在日本畫圖中所見到那種似小傘的圓松；樺枝向四周伸張開去，如一頂頂小傘，插在沙岸上。

這一帶的風景像電影一樣在我們眼前展映出來；可是不時中斷了。車有時穿入山洞，那眼前便一片黑暗；等車穿出山洞，又似有銀幕展映在眼前：海，襯着的是夕陽，魚舟的風帆鼓張着，峭壁和沙灘，那俊雅的小陽傘似的青松。

夜晚我們抵達咸興。在那裏住了兩天。我們決定祇要氣候保持這樣子而橋樑可以修好，我們還是坐汽車到平壤。